

錄異記敘

恭一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誌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雞為鷹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嶽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定繁又若晉石羊神憑人約物為血魚火為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曆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微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於披緝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啟

錄異記卷之一二

蘇交會神傳卷之五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于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逃或恭以辯論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奏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叙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達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未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慈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奏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

飲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善戒以貪味儀以不敬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聞誠街斯有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參燕之

樂樓竹葦之舉自擬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空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湖之上其下汨流奔擊泓密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墮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葛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耀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

中使夢神人曰謝聖丹綠廟北地中奪之自得勿須速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聞既而建昌境有靈宮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請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

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焉五嶽之長嵩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為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齊食為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眾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弄入樓下江中眾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遂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

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眾皆見之季復遠去此人是羅真人也本羅公遠真人於蜀頗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偉樞

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令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日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或七德枝百英壽千齡紫鶴林鳴九皋修三田萃一峯也各能吹簫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

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關告變證安必反或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詣淮南以察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

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至以此事奏帝

大憚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王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劍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髯皓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

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休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實奏深渡西

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揚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煥真大師點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揚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揚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鑄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船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迴然挺拔高者僅千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為神仙所居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棊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關即以棊杖干於人得

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今張文漢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憂愕然異之再問其事香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視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諸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遊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王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

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嶽正攻書好道遊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鵬張堅白於洞真觀結寫真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乘言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闒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開駁忽於洪州生未埠止僧院中累日誹醉為人所繫乘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唯污辱道風亦且喧亂於我擬正聞怒曰我為僧人所辱何用生為即仆地而死遂巡肌肉青黑手足堅勁即為官中檢視縣中於州時當暑月傳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祕器沐浴特殮覺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歎莫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樵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林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

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
當暑熱之月茲焉如秋梳抱休偃於是焉有
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斷輪以為賞前
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
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稷
為之圖讚云

先生知足 離居盤桓 口無二價 日惟一餐
築土為室 卷葉為冠 斷輪之妙 齊為同歡

傷士朱梳揆茅茨賦 薛稷作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禁隱避之流乃
以閑居為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
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請况復尋山觀水散志
娛神隱臥茅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上
之煩襟達明時之高志而已矣

其辭曰

若乃觀金華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迤
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日
時或居閑晚思景媚青春陶斯欄谷委此心
神削野蕪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不以聲名
為貴不以珠玉為珍自然風前引蒲月下高

眠庭惟三徑翠則一弦散徒他塘之上道遠
巖壑之間道遠方無所託志意芳遠自樂向
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
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遊忘琴書之寂
寞谷中倘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

毛衣真亂錦聽樂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
向我茅茨集時達雙鷺來屢值遊蜂入水關
深水更應流草長塔前還復瀉吾意不欲世
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事
似幽棲長自耽

初薛公為彭山今聞其風而說之作茅茨賦
以贈馬洵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
但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
隱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贊於其壁而運長
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
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唯石洞存焉
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
碣立于洞門千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
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
此乎

錄異記卷之一